

冬

王大米

2020-12-12

22:34

跑过一场又一场的马拉松，晃过终点那一刻是不必再紧张了，脑海里还是随着惯性继续奔跑，晃头晃脑地停下来，北风呼呼地吹过。

烦请放一个两周前的记录。

昨天下午，我们在遍地的国考传单中进了广外。广外的树很高，很有年岁的感觉，风吹过可以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头顶很远的地方晃荡。我们住的地方在校区最远的一端，绕过校内居民区，绕过冷清的附属中学，往最偏僻的山下走。看起来像干部静养中心，一层平房，入门一间客厅，摆放着我们老家才有的木家具，往里走，一个带有旧浴缸的洗手间，不怀任何希望地拉开卧室门，两张小床，上面各有一副蚊帐。

“山下蚊子多。”他们都这样说。

晚上熄灯睡觉，一群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，我把自己藏在被子下，仰卧、侧卧、俯卧，两点钟仍旧耳边一片嗡嗡声。一层平房，楼上传来声音，细细的脚踩到地上的声音，什么东西被拽倒了，更多细细碎碎的声音断断续续。那是老鼠。

我睡不着，躺在床上想原因的时候，我想到了那杯厚乳拿铁，同屋的女生一来就递给我，据说是为了刷好感度。我只有喝白开水的习惯，还是笑着接下了那杯咖啡。奶香味很好闻，在傍晚商场等弟弟的时候忍不住多喝了几口。

见完弟弟一个人往学校赶。风吹得一整片树林摇摇晃晃。路灯下没有一个人影，依山而住的居民区门窗紧闭，没有人摇头晃脑地看着窗外。

越过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厅，跨过横卧在地上的棕榈树树干，棕红木门掩着一道白光。其余人聚在一间客厅里，两个人在谈他们的纳博科夫，坐在我隔壁的学姐在讲时空体。大家照例把看过的书说一下，一两个关键词和感悟，话题不会进行很久。说到老师和同学，俄语圈子小之又小，绕来绕去还是那几个人。同屋是俄苏文学方向的中文系学生，她老觉得自己走错片场，默默看着大家。

睡觉前同屋拿了一个小本子给我看，上面记满了她读文学史的感悟。

“学校很垃圾。没有人管你读什么。你读了书也找不到人分享。”

于是我们顺着白银时代一路闲散地聊，房间空空荡荡的，窗外是参天大树。合上小本子，指针已经走到了凌晨一点。

散会后我们几个又走进了冷风中。大家半生不熟，勉强对得上名字，走的时候空空地说出一句，“以后有机会再见。”

于是现在在车厢里回想，真不可思议。认识一堆人，轻轻松松地说话，人们散去。说过的话和笑声都散了。高铁上人们盯着各种屏幕，即使想起来要看窗外，也只能看到自己。

今天（12.12）也是论坛，但我不想讨论老师评议的时候我的耳朵是怎样红到了耳根，结束后我的头脑是怎样嗡嗡乱响。晚上在学校看了金基德《春夏秋冬又一秋》，片单一个月前确定的，同学们讨论片中的鞋子，佛家意象和诸如此类的宏大问题，对我来说，被石头绑住的鱼、青蛙和蛇，在石头的重力下奋力地游动，磕出血痕，像我，像我周围的人。